

# 圓舟？方舟？還是圓底方舟？

——《挪亞之前的方舟：破解洪水故事》書評

■ 楊海利

河南開放大學

**摘要：**英國大英博物館策展人芬克爾博士2014年發表書籍《挪亞之前的方舟：破解洪水故事》，引起古代近東/西亞研究、聖經研究等相關學術界的注意，書中對比了古亞述、古巴比倫洪水故事和聖經中的洪水記載，得出結論說挪亞方舟船體形狀經歷過很大變化。方舟的原型是一支蘆葦編成的救生圓筏，而聖經洪水故事中，演變成了用歌斐木打造的、見棱見角的方舟。而這篇書評將介紹此書，對其內容進行概括，對其結論進行分析和質疑，希望給讀者帶來新的觀點和視角，能有平衡獨立的學術批判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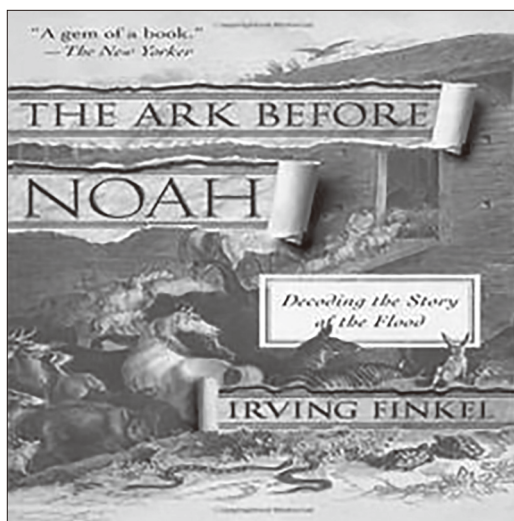
**關鍵詞：**古巴比倫洪水故事；聖經舊約；挪亞之前的方舟；圓舟；圓底方舟

## 第一部分：引言

2018年6月6日，英國著名亞述學家、楔形文字文獻專家、大英博物館研究策展人芬克爾博士，受北京大學古代東方文明研究所和外國語學院西亞系的邀請，帶來一場題目為「挪亞之前的方舟」的精彩講座。<sup>[1]</sup>芬克爾來京之前，北大外國語學院英語系高峰楓教授已經為他的著作《挪亞之前的方舟：破解洪水故事》寫了書評《原來挪亞方舟最初不方，而是由圓轉方》，2017年3月17日首發於《上海書評》。這篇文章把芬克爾那本書的意思簡明概括了，和芬克爾博士的講座信息主題大致相當，在國內古代西亞、兩河流域研究等相關領域引起

了許多相關學者的熱切關注。

高峰楓老師對此書的介紹中說到其內容非常豐富：有新泥板發現過程的描寫，有個人學術經歷的回憶，有對楔形文字、古巴比倫文明和亞述學研究的簡介，當然最多的還是對「方舟泥板」信息的分析和考證。最後結論是，挪亞方舟船體形狀經歷過很大變化。方舟的原型是一支蘆葦編成的救生圓筏。聖經洪水故事中，演變成了用歌斐木打造的、見棱見角的方舟。



（圖一：《挪亞之前的方舟》）

這個結論對亞述學和聖經學界的影響理應不小，畢竟挪亞方舟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方舟在世界的藝術形象由來已久。但不知是否這著作論述太過專業、讀者太過小眾，抑或是方舟形象太入人心，更或者大家看無論哪個版本的洪水故事覺得都有時代局限性，現代人思維上又受當代船隻形象和造船技術影響，對適合航行的方舟也有本能的接納，所以認為對傳說追本溯源似乎無果也

無益；而且可能大多數相信聖經的人更領受洪水故事的神學解讀，並不太關注方舟細節，總之筆者感到其書引起的現實影響和反饋不大：不信聖經的繼續不信，信聖經的繼續相信——當然，芬克爾的結論可能使不信的更難相信了而已——但不管怎樣，此書因內容之豐富、結論之奇特、推理之有趣，仍然值得認真研讀並討論。

高峰楓老師既對芬克爾著作做了簡評，其文中也提到《澎湃新聞》上曾發表的《比〈聖經〉更古老的「諾亞方舟」故事》，<sup>[1]</sup>這些都是重要的相關背景文獻，本文則將對芬克爾書中一些具體內容及論證過程進行評論和分析，也會表達些不同意見、提出一些問題，希望能引起讀者的一些批判性思考。

## 第二部分：分析及評論

我們先不表這結論對亞述學和聖經學界的影響，只就芬克爾這本書內容來說，論述非常詳盡，也做到了有理有據。作者一開始講了目前為止對洪水泥板的簡單解讀史<sup>[2]</sup>：1872年英國大英博物館的一位助理喬治·史密斯發現了《吉爾伽美什》中的洪水故事，將之與聖經《創世記》中的洪水故事做了比較，發現了二十三處相似點，並提出聖經挪亞洪水故事源自巴比倫的洪水傳說，因為「吉爾伽美什」泥板是考古認為更早的記載。這應該正發生在19世紀中後期英國興起進化論思潮背景下，<sup>[3]</sup>在所謂科學和基督信仰之爭的論戰時期，趁著反基督教聲波正盛之時，順應所謂的時代潮流，對基督教又帶來重大一擊，繼而更引發了對聖經《創世記》記載和巴比倫傳說的各種比較研究——可想而知，大部分研究比較的結果會是怎樣——至於那些結論是主觀意願多還是客觀事實多，是人為造勢還是為求學術真相則另當別論。在高峰楓老師的書評中，他有說到史密斯本人在其著作中比較謹慎措辭，不敢輕易斷言舊約洪水故事實則襲自兩河流域更古的神話傳說<sup>[4]</sup>——可能在英國傳統基督信仰文化中成長起來，他心裡還有敬畏，不敢輕易論神明，對傳統有尊重，對未完全確定的學術觀點持保留態度——這些倒是很值得讚賞的。所以筆者

認為，史密斯的學術態度可能和他當時大的社會文化環境有關。<sup>[5]</sup>他之後好些亞述學者，都比較接受其他古代文明中留存著更早的洪水故事版本，年代比聖經挪亞方舟的記載早。這也是芬克爾在其書中表明的態度。



（圖二：史密斯解讀的洪水泥板）

略講完對洪水泥板的發現和解讀史，對比了巴比倫洪水傳說和聖經記載後，芬克爾講了自己怎麼最初選擇埃及學，卻「因緣際會」地因埃及學教授突然亡故而「被引去學」楔形文字、怎樣決定將亞述學的研究作為自己的一生志業、怎樣如同發現真理寶藏一樣，數十年如一日在大英博物館如饑似渴地閱讀、研究泥板；他在大英博物館工作的第九年怎樣「偶然」被一位來尋求專家鑒定的收藏家展示洪水泥板……他一開始沒被允許研究這泥板，但他們二十四年後再重逢，芬克爾就開始了「使命般」的研究解讀……似乎在說明自己是冥冥之中被命運之神引導才「踏足亞述圈」，自己從小而有的對古老文字的痴迷和興趣也似乎只能用「天賦恩賜」、「稟賦異人」來解釋，於是，如同「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多年在大英博物館的研究經驗和預備，使之成為「除他以外，別無他人」更合適解讀這洪水泥板的專家。芬克爾雖然質疑聖經《創世記》中的洪水記載，但他自傳式介紹背景的過程，雖意在介紹自己、增加這本書學術結論的可信度，卻讓筆者感到他似乎是個「有神論者」或



「命運論者」。



(圖三：芬克爾和他解讀的新舟船泥板)

在第四章裡芬克爾重述了洪水故事，提到各文化中洪水敘事傳說的普遍性及故事情節的相似性。他也提到，廣義來說，不需努力尋求一個複雜的源頭、傳播和互相關聯的網絡，但也總需要思考敘述在某一特定時刻以特定方式被打斷或影響的「自然」流傳過程，尤其是當影響和傳播無可否認並有全球化影響時。鑑於挪亞故事在《創世記》中是重要一筆，也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重要內容，所以探討這故事原型有重要意義，芬克爾的書就聚焦於這個流傳過程的最初階段。筆者對他這樣的看法沒有異議，也正是因這樣的原因，筆者才覺得寫這篇回應文章有必要。

芬克爾講到，在吾珥，1928、1929年的考古發現在皇家墓塚區下有超過十英尺後的空淤泥，淤泥之下是更早期的生存材料。在伊拉克南部的基什及別的考古遺址也有相似發現。這些都表明挪亞時期洪水的確發生過。這一結論聖經考古學上也早已提出，大家有此共識很好，在這個基礎上談論細節也很正當。

接著作者介紹了九個著名的泥板，都屬於美索不達米亞洪水故事系列，能幫我們理解、欣賞新發現的舟船泥板。各個不同的版本情節各有異同，比如主人公名字也有吉烏蘇德拉(Ziusudra)、烏特納皮斯提(Utnapishti)、舒魯帕克(Shuruppak)或阿特拉哈西斯(Atrahasis)的不同，他們的身份也有王、王兼祭司、或正直的順服神的平民義人之不同。

芬克爾解讀的新舟船泥板被判斷源於古巴比倫時期(約1900-1700BC)，大概1750BC，有60行新

的文字記載，屬於比古巴比倫《阿特拉哈西斯史詩》早大概100年的另一版本的一部分。這個版本上一塊泥板結束於神告訴阿特拉哈西斯要降洪水了，並讓他預備造船。因此第五章裡說到很多亞述學家都在找以「牆、牆」這命令開始的文本，就是我們談的這個，也就是舟船泥板的開始。

新的舟船泥板開始的記載從芬克爾的英譯轉為中文的話，可以試譯如下：

牆兮牆兮茅草牆！

阿特拉哈西斯聽我講：

遵我命能得永生！

毀屋造船必須行，

棄財才能保性命！

船要造在圓面上，

其寬等同於其長……

地板面積一畝地，

護欄高達一尼但。<sup>[7]</sup>

第六章裡講到洪水警告，在好多版本中埃阿神或恩基神(Ea/Enki)是對著蘆葦牆說話的，比如史密斯版本、古巴比倫、中巴比倫、亞述、吉爾伽美什版本等。亞述學家蘭伯特(Lambert)<sup>[8]</sup>說阿特拉哈西斯住在蘆葦牆/茅草房裡，現在美索不達米亞南部還有這樣的房子，蘆葦長得很高。風透過蘆葦牆，恩基可能就是這樣做的。蘆葦船在當地也很普遍。把房子的一些牆繫在一木質框架上，就能成為船。芬克爾自然也同意其師傅蘭伯特的說法。

接著從第96頁起芬克爾討論舟船原型的過程就比較專業了，因為他從語言學的角度對幾個泥板版本中涉及船的蘇美爾語、阿卡德語等進行了分析對比，各版本用詞不同<sup>[9]</sup>，有意為「木船」的，有意為「救生者」(lifesaver)的。分析認為所造的應該是當時各方面都最先進的，必須是能夠救援世界、保全性命的救生艇。

在第七章討論舟船形狀時，芬克爾說舊巴比倫時期以來的舟船是圓形的，因為這是他研究的舟船泥板上說的。泥板開始也建議再利用茅草/蘆葦來造船。恩基神沒有停頓，直接講了要造什麼樣的船。(第101頁)「船要造在圓面上」，圓舟不易沉沒，不為方向使舵，更為保存生命財產。

阿卡德語舟船圓面面積為 $3600\text{m}^2$ ，直徑幾乎70米。「其寬等同於其長」，這種表述也符合圓舟平底的情形—蒲草/蘆葦圓舟發現於印度、伊拉克、西藏和威爾士，並不陌生，是兩河流域的房舍建築也常取用的材料，現在一些平靜的小河裡還有圓舟繼續使用—芬克爾想論證圓面船底的必然性或優越性，但可能他意識到圓形的確不好掌握方向，而只說圓舟不容易下沉—從實用性講，圓舟即不容易掌握方向，在保持平衡方面可能也不算有特別的優越，尤其在很大的風浪中—筆者認為，若要論圓舟的優越性，恐怕要從傳統和數學角度看，傳統上，在《阿特拉哈西斯史詩》洪水故事記載的時候，可能比較流行圓舟—就是日用圓底籃子的擴大版，方舟的建造技藝可能還沒那麼成熟。而且從數學角度來說，同等周長的情況下，圓形面積要比正方形、長方形都要大。埃阿神的命令可能也是想說船的底面要造的足夠大，才能容納盡可能多的生命—如果芬克爾對舟船底面為圓的解讀為真，那可能這是比較好的一種考量吧。

芬克爾還說他發現大英博物館中還有兩個泥板上也能為圓舟證明。雖然那兩塊泥板的楔形文字一塊損壞比較大，一塊上下文不明，但其中都有關鍵詞「圓形」。

史密斯亞述泥板的1、2節也包含同樣的重要信息，然而現在還不完整，可譯為：「……讓（其……是）……像一個圓的……」「像一個圓的」與「是個圓的」還不同，但不管怎樣，有了三個泥板說到圓舟（或像一個圓的）。

亞述學家也早就知道古巴比倫舟船泥板或古巴比倫阿特拉哈西斯是古亞述《吉爾伽美什史詩》中洪水故事的底本參考。芬克爾做了楔形文字語言學的論證後，說在《吉爾伽美什史詩》中有兩段講述船形，吉泥板第六版上28-31行是埃阿神吩咐，第57-63行是烏特納皮斯提重述造船過程，說的是同一艘船！但在58行寫著舟船的詞是“*kippatu*”，意思是圓形“circle”，這與阿特拉哈西斯的舟船面積相當。29-30行也說了長寬相當。

芬克爾繼續從語言學和傳說論起，講到著名的阿卡德王薩爾貢（2270-2215BC）傳說（與聖經《出埃及記》中摩西被置於蒲草箱子裡放在尼羅

河中而被埃及公主救起的故事雷同）中，猜測薩爾貢的自傳故事影響了民族版的美索不達米亞洪水故事，正如摩西的故事影響到《創世記》中的挪亞方舟洪水故事一樣。這嬰孩薩爾貢會是美索不達米亞最偉大的王之一，他的生命一開始就被一個塗瀝青的像籃子一樣的器皿救了，而洪水中的舟船也是塗瀝青的「大籃子」，這與洪水故事傳統文本平行。芬克爾還引用詩句和比喻，說明這兩種情況有聯繫，比如在吉爾伽美什史詩中第七天大暴雨結束的時候有一處驚人的詩性圖像：「大海戰鬥後漸平靜，如同生產後的婦人。」<sup>[10]</sup>不過筆者認為這樣聯繫有些牽強，因為估計很多大河文化圈都有類似傳說，比如中國四大名著《西遊記》中也有說到唐僧小時候被母親放入籃子中隨水飄走後來被救，長大後成為重要人物……很多時代、文明中都有雷同傳說，但解讀需謹慎。摩西和挪亞的故事都出現在聖經《舊約》中，說它們有聯繫勉強還可以接受，但薩爾貢的自傳和洪水傳說不是出自同一作品，只屬於同一文化圈，不好把他們聯繫一起。所以當下面芬克爾花大篇幅從語言學等方面想證明摩西故事和挪亞方舟故事有關係，薩爾貢故事和書中所論的巴比倫洪水故事有關係時，語言學證據聽著有道理，但並無完全的說服力。<sup>[11]</sup>

關於圓舟，芬克爾還提到早在公元前第三個千年中期兩河流域滾印上就有圓舟圖案。伊拉克考古發現有雕刻圓舟的滾印，據判斷應該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幾乎兩千年後，亞述軍隊也很好地使用過軍隊圓舟，在宮廷雕畫中有看到細節，如亞述王西拿基立時期（705-681BC）也有4人滑的圓舟。20世紀圓舟仍被使用。現代學者也有多次提到圓舟，在兩河流域伊拉克是很流行常見的船形。芬克爾在本章也提供了各種圓舟的一些圖片。（第114頁）所以芬克爾判斷，恩基神選擇圓形舟很智慧—但這種因果關係是否確立呢？筆者認為不能因為有過那些圓舟記載就說圓舟是比其他形狀的舟更好的選擇，因為歷史上別的形狀的舟船（比如方舟）記載和圖畫雕刻也許更多呢！這些也許能說明圓舟也是一種可能吧。因為書中也說到，伊拉克有種傳統的河舟包括一種形狀和比例都與《創世記》中的方舟相似的。有人1850年左右見到這樣



船的建造。過程也與舟船泥板中恩基神指教阿特拉哈西斯鋪張船板的描述相似，之後的瀝青防水等也相似，而形狀和比例與聖經方舟的相似。考古學家約翰·龐內特有這樣船的照片（第122頁）。現在有一種真實的使用中的船型，既不長也不薄（蘇美爾型），也不圓（阿特拉哈西斯版）或方（烏特納皮斯提版），但與《創世記》中的方舟形狀相似。所以作者推斷說希伯來人在聖經中描述的方舟反映的是這種船，可能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常見，希伯來的詩人見到過。

第八章講各種版本的造船指示比較，第九章講船上生活會是怎樣，討論各版本中都是什麼樣的動物上船？潔淨的、不潔淨的怎麼分？它們怎麼生存？其中有說到在舟船泥板52行上有說「兩個兩個一起」(two by two)(148頁)。在分析《創世記》中記載時，芬克爾說《創世記》6:19-22與7:2-3的指示略有不同，創世記6章是要兩個兩個帶動物，創世記7章說了潔淨動物要七對，不潔淨的要一對。通過分析，芬克爾覺得希伯來文本摩西五經的底本假說或許可解釋之：希伯來文本可能來自幾個不同的渠道：J(Yahwist), E(Elohist), D(Deteronomist source), P(Priestly source)，簡稱JEPD。<sup>[12]</sup>根據此假說，創世記6-8章是J和P來源。另外，芬克爾在其書第十章也說到源自P來源的創世記6章說了方舟建造具體細節，但J來源的文段沒有提到。芬克爾認為可能它們分別參照了巴比倫傳統的不同版本。（第176頁）

第十章中，芬克爾說通過對比巴比倫和聖經洪水故事，他認為吉爾伽美什的立方體方舟是最初圓舟的變形，猶太人長方形的版本又是對吉爾伽美什方舟的修訂（第170頁）——值得注意的是，這裡芬克爾也承認，最初的變化是吉爾伽美什方舟把古巴比倫圓舟傳說給改變了，而挪亞方舟只是在後來的吉爾伽美什方舟敘事基礎上有了變化。也就是說，最大的改動是在巴比倫文化內進行的，反而挪亞方舟對其參考的故事改動不大，不是希伯來文化要與巴比倫文化有區分而刻意為之。而至於為何吉爾伽美什要將芬克爾認為最古老的洪水故事中的舟船形狀改動，芬克爾並無討論，只是簡單猜測了這個順序過程。不過按芬克爾書中

的觀點，他可能認為《吉爾伽美什史詩》的寫作時代流行的是方舟，而不是圓舟——想到聖經經文鑒別學上在討論不同時代抄本有差異的原因時，有一說是後來的抄寫者認為先前的抄本有誤而有意更正改之一不知道在洪水傳說舟船形狀從最古的圓舟記載轉成方舟的問題上，有無這種可能？

而且，筆者也有在想是否可能最初埃阿神對阿特拉哈西斯的命令是造一個圓形底面（「船要造在圓面上，其寬等同於其長」），但圓底上面供居住的是方形的「蒲草房」麼？因為圓是沒有長寬的，圓只有半徑。既然原文說到長和寬，很自然人們期待一個方形的船體。但吩咐中又說到「圓面」，那是否可能是圓底方舟呢？如有此可能，在這個意義上，稱之為「方舟」亦非不可。所以可否說人們耳熟能詳的「方舟」故事也並不偏誤原版記載，只是原版記載不夠詳細，才帶來了誤解，引發了芬克爾的這本書？如果按芬克爾猜測是個有蓋子的「圓舟」的話，就是圓柱形的「蒲草筐」，而不是球形的大蒲草球——因為那樣人會在裡面隨波翻騰顛倒，無法正常站立生活了。是中空的蒲草框更易傾覆還是圓形舟底上有方形「蒲草屋」更易傾覆呢？——所以後來的《吉爾伽美什史詩》傳說中說到是「方舟」——這會不會並不是把圓舟說成是方舟的改動，而是對圓底上有方屋的舟船的描述。挪亞故事中神指示挪亞的長寬高可能只是關於船上方屋的尺寸呢？

芬克爾自己曾設計造了一個圓舟，來說明原始舟船圓底的合理性。有意思的是，芬克爾自己造的「圓舟」，正好是圓形底面，外圍一圈蘆葦牆以防止水浪入船，而圍圈裡平面上是一個方底半圓柱頂的「屋子」！那這種舟如果改良一下，就是圓底平面上建方舟啊！

在第11章裡芬克爾分析為何希伯來人會參考巴比倫的洪水傳說，但記載卻有不同的原因時，從歷史及聖經記載的視角做了猜測，認為是猶太人被擄到巴比倫的時候，習得了巴比倫著名的各種傳說，（比如聖經舊約《但以理書》裡講到猶太國一些尊貴的少年人如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友被擄到巴比倫後，被帶到巴比倫王宮，被安排專門學習巴比倫的文化、歷史、律法和宗教）。被擄的猶太



（圖四：芬克爾設計的圓舟整貌）

人中熱心人士為了建立、保存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信仰觀，並與當時的強權主流文化做對比，寫了希伯來聖經的一部分，過程中參考了巴比倫傳說，包括創世記載、洪水前的家譜及時間記錄（九代人對應蘇美爾九個王）、洪水記載方舟傳說、摩西的故事（參考薩爾貢的生平傳說）等等。聽起來似乎可能，因為文化交融肯定會互相影響，不過在哪些方面是誰影響誰需另當別論。既然芬克爾引用了這些聖經故事來證明他的觀點，那筆者就假定他至少部分認可聖經的歷史記載——的確，芬克爾隨後也說到了記載猶大亡國前歷史的《耶利米書》中出現了尼布甲尼撒及其幾個太監大臣的名字，只是有希伯來文的轉寫。從尼布甲尼撒的宮廷年鑑中，能得出其幾個大臣的亞述名字（第183頁）。

但如果真參考聖經記載的話，《但以理書》裡明確記載，當巴比倫帝國第一次入侵猶大王國，尼布甲尼撒擄走了很多王孫貴胄尊貴人士，包括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友。巴比倫想把這些尊貴優秀有學識的年輕人同化，讓他們接受巴比倫文化，為巴比倫所用。《但以理書》中說，這些猶大的少年人為了不使不潔淨的外邦文化玷污他們的信仰，寧願吃素菜喝白水，也不用王的膳、飲王的酒。尼布甲尼撒下令讓所有人拜他所立的金像時，但以理的三個朋友寧願違背王命、被扔進火窯裡，也不拜那偶像。後來大流士王下令三十日內，所有人只能拜王，不能拜任何別神的時候，但以理寧願違背王命，寧願被扔進獅子坑，也堅持每天三次向著耶路撒冷的方向禱告感謝，與素常一樣……當然，最

後耶和華神都拯救了他們，連尼布甲尼撒見到耶和華神救他們的奇跡後都宣稱只有耶和華神是真神，並且高升了但以理<sup>[13]</sup>……如果芬克爾如果認為他們有意地引用巴比倫的故事傳說來整合自己民族的信仰，這與聖經中對他們堅貞信仰的記載很不相符。而且如果到被擄的時候，猶太人還沒有成形的民族信仰和歷史解說、需要臨時急補重寫的話，他們怎麼會對明確是自己造出來的假神和歷史有那麼大的信心？所以筆者認為芬克爾的猜想有很多缺欠，初讀似乎有理，認真推敲卻並非沒有漏洞。

《耶利米書》裡也無數次說明是耶和華神興起巴比倫來懲罰管教猶大，而且反復預言將來波斯會滅掉巴比倫——歷史也的確這樣成就了。那這些預言巴比倫會滅國、宣稱巴比倫的神是假神的猶太人會引用巴比倫的傳說故事來構建自己民族的信仰麼？——當然，芬克爾會認為這些是在波斯帝國初期歸回的猶太人知道歷史後而補寫編輯的，意在表明耶和華神的掌權——但他們若是被擄歸回的人寫的，親自見證了巴比倫帝國的覆亡，還會引用已失敗的巴比倫的傳說來編纂自己的歷史麼？這恐怕又是一個疑問了。

而且若參考現實，猶太人在世界流散兩千多年，我們看到他們作為寄人籬下的流民，在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等強大文明中被壓迫統治那麼多年，後來又在歐洲等各處流散，在那些文明中都沒有被全體同化，1948年亡國兩千年的以色列復國，國教為猶太教，古巴比倫、古亞述這些被認為是先進文明代表的國家卻早已在歷史中灰飛煙



滅—這些難道是偶然的麼？論文明孰強孰弱，是共時地看當下國力之比較，還是歷時地看文化信仰留存之長久性，只能留後人評說。

芬克爾還具體推想說可能被擄的猶太人看到巴比倫塔廟，想出了巴別塔的故事。因為示拿地就是古老的蘇美爾文名字，指美索不達米亞南部。塔廟就是磚和灰泥製造的，很多塔廟的磚上刻著尼布甲尼撒的名字。芬克爾猜測說當猶大人及周邊很多國家民族的人都被擄到巴比倫時，自然產生一個疑問：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語言？猶太人覺得當時狂妄自大的巴比倫罪大惡極，把他們建塔廟的行為也理解為想為自己留名，想接近天上的神明。在猶太人看來，這是褻瀆神明的罪。希伯來聖經要顯出與巴比倫的馬杜克神(Marduk)信仰相區別對立的一面。巴比倫塔廟底面寬闊穩固，上面不是尖聳的，而是為馬杜克神建的棲息之處。但猶太人看這建築可能以為這工程是被神攔阻了，好像沒有竣工一樣—於是猶太人編造了巴別塔的故事。筆者覺得芬克爾先生把猶太人想的太封閉簡單了。古以色列地區是世界的十字路口，古希伯來人歷史中不斷接觸周邊各民族，還有世界的商人，也有被多次捲入國際戰爭的過往—比如和亞述、亞蘭、埃及等，他們怎麼會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語言？不至於到巴比倫之囚才會驚訝有不一樣的語言吧？

芬克爾還說巴比倫信奉馬杜克神，這種一神論信仰讓猶太人覺得更認同。(第193頁)而且阿卡德語與希伯來語都同屬閃族語系—既然信仰方式和語言都有雷同，說明都屬於整個兩河流域文化圈，有很多的相似性。如此說來，被擄的猶太人看到巴比倫文明後的驚訝應該更少吧？芬克爾覺得如此情況下，如果猶太人不確立自己的信仰，來解讀自己的文化、歷史，傳承自己的身份意識，很容易被強大的巴比倫文化給同化，並且自己迷失其中。因為一百多年前的北以色列國被亞述帝國滅掉、擄掠，就是這樣漸漸被同化的。所以猶太人特別有危機感。一些有民族使命感的人就開始一起合作寫史、整理已有歷史文獻，因此創世傳說、洪水、巴別塔、摩西傳說等就有了，甚至這也可解釋聖經底本假說的緣由。這樣的猜測有些道理，

畢竟這樣亡國之痛、流散外地、被囚為奴的民族經歷對整體猶太人是很大的創傷，不可能不帶來影響。然而芬克爾覺得猶太人之前沒有自己的創世傳說、不知道有多種語言、沒有對帶他們出埃及的偉人摩西的生平記載等等，筆者不能認同。筆者認為猶太人有自己的信仰傳統，但如《聖經》所說，在被擄時很多猶太人的信仰已經非常表面化、形式化了，他們也有拜別的偶像，他們被擄的原因就是他們的神管教懲罰他們。然而還是一些有識之人領悟到只有悔改歸向神，才能得到拯救，才能重新回到他們的國土—神給他們的應許之地。他們的確有了民族危機感，但解決方法不是借鑒巴比倫文化重構新的信仰體系，而是復興已有的、純正的本民族信仰傳統。聖經底本假說在學界由來已久—因為被擄歸回的人很可能會修訂古老經卷，給當時一代的人注入新的信仰活力，帶來新的神學解讀。但在多大程度上修訂、把那些傳說內容修訂，這些是我們後人不敢輕易斷定、但很多學者一直在做的。固然有很多底本假說的學者一直在嘗試解構猶太人信仰中最基礎的五卷，即聖經中的摩西五經，但他們的研究雖影響巨大，他們的結論也僅止於是假說。即是假說，不管芬克爾先生再多強調、再多靠猜測來試圖加強其歷史合理性，都仍然停留在假說層面。包括芬克爾先生的猜測，也因為和這些假說有關，成了和這些假說一樣尷尬的另一個假說。

在最後三章裡，芬克爾討論洪水後的舟船究竟停靠何處、舟船泥板上的內容細節，比如寫作的方式、如警告會有洪水來臨時的焦急語氣、舟船的大小尺寸等。關於這些問題，因本文篇幅和主題所限，在此就不多評論了。第14章總結時，芬克爾再次強調其觀點：即他認為故事流傳過程中，船從圓形到正方形再到長方形，記錄從楔形文字到希伯來文……舟船泥板引發了整整一本書的編寫，芬克爾認為其有令人驚奇之處，帶來了很多思考和探究。

### 第三部分：結論

整本書下來，芬克爾的論證過程很給人啟

發。他從猶大被擄巴比倫的歷史推論聖經故事怎麼傳自巴比倫，聽著有其可能性。從人的角度上說，落後文明向先進文明學習才是合理的。但這是不是就說明所有以色列的史前歷史傳說都源自巴比倫？或在埃及為奴的400年間受埃及影響？難道說小國文化自然都受大國文化影響？西方歷史上，古羅馬滅了希臘，卻被希臘文化征服。中國歷史中，滿清滅了明朝，卻被漢族文化所影響。滅掉宋的蒙古元朝輕視漢文化，然而作為鐵騎上的征戰民族，文化底蘊不深，90年左右後就滅國了。滅掉猶大的新巴比倫帝國延續了不到90年就被波斯所滅——雖然它軍事力量曾盛極一時，有鐵騎戰車馬兵，但在文化傳說等方面上似乎並沒有影響深遠。亞述、巴比倫這些盛極一時的古代帝國早已灰飛煙滅，而流亡兩千多年的以色列民族20世紀卻再奇跡般地復國，這至少能說明以色列民族文化凝聚力之強吧？芬克爾猜測的是，猶大公元前6世紀亡國於巴比倫後、在國家榮譽感和存在感比較低的時期才開始有危機意識地書寫民族歷史、建立民族的信仰文化，這恐怕不太說的過去。

筆者認為：聖經中的洪水傳說和巴比倫洪水傳說有關，但並不一定是誰源自誰的關係，也可能是共處於兩河流域文化圈，共同源自一個第三方傳說，所以才有梗概和細節上的雷同。至於到底挪亞方舟本初是圓舟還是方舟，鑑於芬克爾自己有說到，阿特拉哈西斯的圓舟在後來的巴比倫故事中就已變為方舟了，之後挪亞方舟可能才借鑑參考，既然傳說中有說到圓底有說到方舟，那有無可能是圓底船面上有方形蒲草屋？而方形船上房屋也方便分隔間安置眾多畜生命，也符合其要拯救世界的使命。

最後，筆者想以一學界前輩的看法作結。筆者去年曾與美國一舊約教授、近東學者交流，談及芬克爾這本書，他說關鍵的是對故事的解讀，而不是誰源自誰。因為很多文化都有洪水傳說，不止是巴比倫和希伯來（比如，中國有女媧補天、大禹治水的傳說）。那怎敢肯定說巴比倫傳說就是最早的？也許還有未發現的記載，或者發生過卻沒記載下來的古老洪水事件？若說解讀的話，聖經洪水故事和巴比倫洪水傳說的解讀很不同。在聖經中，洪

水是人類罪惡引來的懲罰，是地上滿了強暴，神要除去惡人，單單存留義人挪亞一家，指示挪亞造方舟是「放棄這群人重新開始」解決方案的一部分。但在巴比倫洪水傳說中，巴比倫的神降洪水是因為他們本來造人是為了給神勞作、提供飲食等生活所需，但後來人類繁衍眾多，神明不堪忍受人類嘈雜打擾，決定用洪水滅人。只是眾神商議這事時，埃阿神聽到，不忍見人這樣滅亡，就設計把洪水計劃告訴人，指示人造船逃命。芬克爾在書的開始也講到不同傳說中神的形象不同，希伯來人的神是道德的最高標準，也是有絕對主權的唯一真神。但巴比倫的神有很多，而且並不是道德上完美的存在，他們也有很多缺點——比如最後阿特拉哈西斯給諸神獻祭的時候，他們像蒼蠅一樣圍向祭物<sup>[4]</sup>……試想，如果洪水的確發生過，只是不同文化有不同的解讀的話，如果真要選擇一個解讀，人們會更喜歡哪個版本？如果真要選擇一位神明的話，人們會希望這位神是有道德威嚴、有能力掌權、按公義審判的，還是很多軟弱和界限，按己欲隨意定事的？筆者認為這兩個故事本質區別在於解讀，不在於別的。它們的影響力不同，原因可能也在於此。而至於最初救生的舟是圓的、方的、還是圓底方舟，或許就不那麼重要了。

[1]2018年6月芬克爾的北大講座由外國語學院亞非系拱玉書教授主持，而高峰楓教授就是評議人之一（另一位評議人是北大歷史系埃及學教授顏海英教授）。

[2]馬千惠：《比〈聖經〉更古老的「諾亞方舟」故事》，《澎湃新聞》，2016年10月29日。

[3]本文中對芬克爾本書的內容轉述或概括就不多做具體標記了，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讀原書。

[4]達爾文1859年發表《物種起源》，19世紀中下旬進化論發展最盛。

[5]高峰楓：《原來挪亞方舟最初不方，而是由圓轉方》，載《上海書評》，2017年3月17日。

[6]2018年8月21號《上海書評》也發表了高峰楓教授另一篇文章：《巴比倫與希伯來之爭》，這論爭也發生在19世紀，也是在類似的進化論與創造論、科學與信仰之爭的大環境下產生的。

[7]高峰楓老師的翻譯版本為：牆，牆！茅草牆，茅草牆！阿特拉哈西斯，細聽我的話，你便可得永





生！毀家舍，造舟船，毀財富，保性命！你要造的船，建在圓形的平面上，使其長寬相等……

[8]也是將芬克爾引入門的亞述學老師，在芬克爾介紹自己學術履歷時有提及。

[9]筆者不能將其語言學論證過程引用太多，請感興趣的讀者閱讀芬克爾的原書。

[10]《吉爾伽美什史詩》泥板6:131行。

[11]具體細節請參考芬克爾的原書。

[12]底本假說為十九世紀兩位德國學者對《五經》作者與文本源流的考釋。他們的學說稱作「格拉夫/威爾豪森假說」(Graf-Wellhausen hypothesis)。該假說基本認為，《五經》不可能生成於摩西時代(公元前十三世紀中)，也不是一個人或同一來源的創作，而是許多文本片段的彙編。這些片段，按其詞匯語法特徵、文體風格、故事情節和思想內容，可以大致劃出四個不同時期、不同淵源的文本傳統，分別以四個字母表示：J( Jehovah將神稱為「耶和華」的傳統)、E(將神稱為「Elohim」的傳統)、D( Deuteronomy申命記作者的傳統)、P( Priestly祭司傳統)。中文介紹可簡單參考馮象的《誰寫了摩西五經》，《讀書》9/2006，42-54。更專業可參考：Robertson 1941. *Temple and Torah: suggesting an alternative to the Graf-Wellhausen hypothesis*.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Wellhausen 2003, *Prolegomena to the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13]但以理在宮中服侍了五代王，從巴比倫王一直服侍到波斯帝國時期的波斯王。這些記載可參

考聖經舊約《但以理書》。

[14]這給人的感覺有點像羅馬、希臘神話的諸神。神很多，傳說很多，但他們的神不是道德完全的神，卻都是有著和人類似的各種軟弱的存在。只有猶太教、基督教的神是獨一真神耶和華，完全的存在。

### Coracle? Cubit Ark? Or Cubit Ark on Circular Plan?

#### Review and Critique on “The Ark before Noah - Decoding the Story of the Flood”

Haili Yang (Henan Op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book “The Ark before Noah - Decoding the Story of the Flood” was written by famous British Assyriologist and scholar of Cuneiform Texts Irving Finkel, ever since its publication in 2014, it has been attracting attention from relevant academic circles. Through textual, 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study and comparison among ancient Babylonian and Assyrian flood stories and famous Biblical account of the deluge, the book reached the result that the shape of the ark of Noah had undergone big changes: the original form was a coracle made by reed, but in the Biblical account, it had developed into a square-shaped ark. Yet this critique is to introduce this book, summarize its content, question the validity of its result, and hopefully to help provide readers with a more balanced perspective.

**Key Words:** Ancient Babylon, Hebrew Bible, the Ark before Noah, the shape of ark, round, cubic or a cubit ark on circular plan